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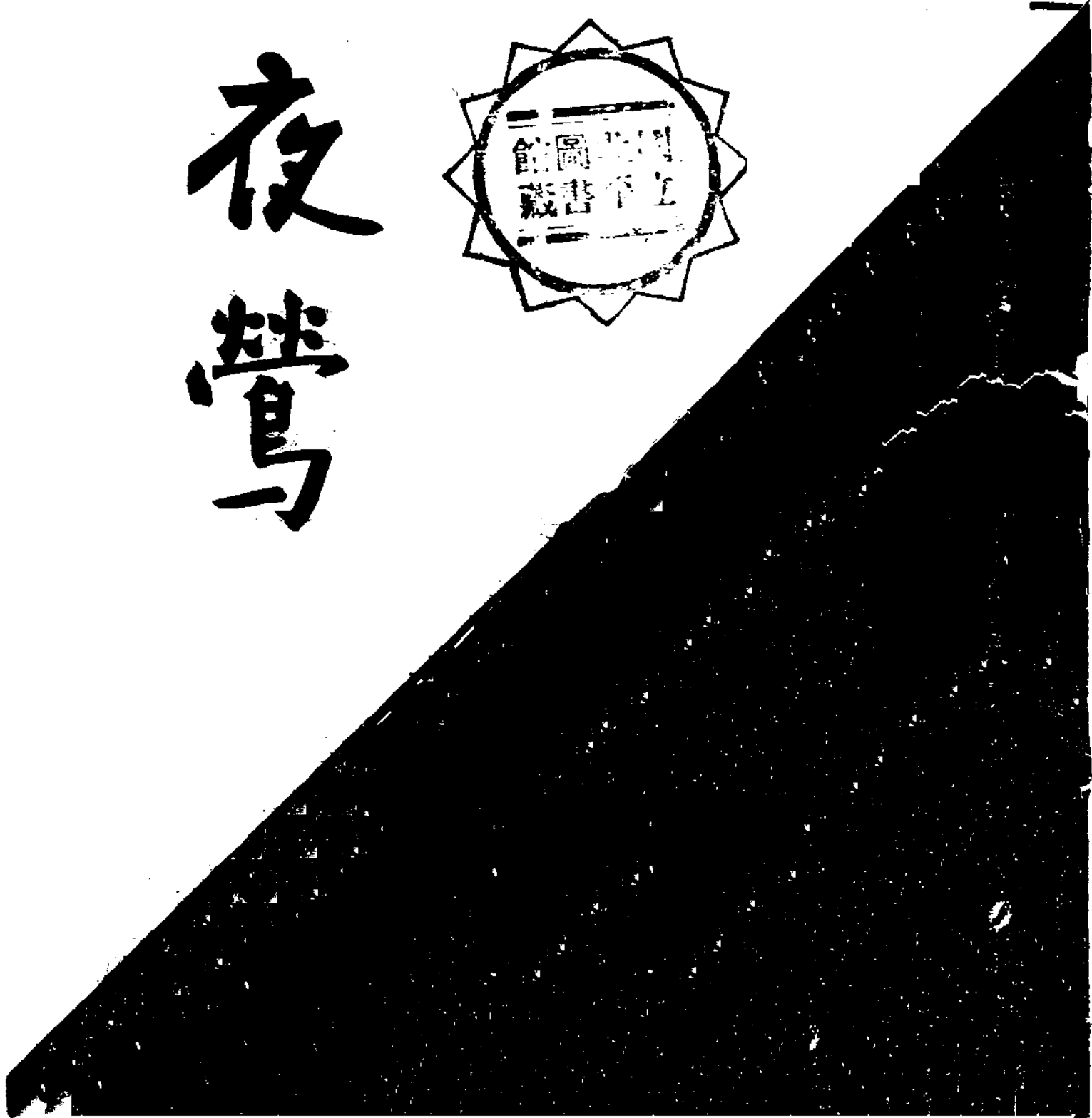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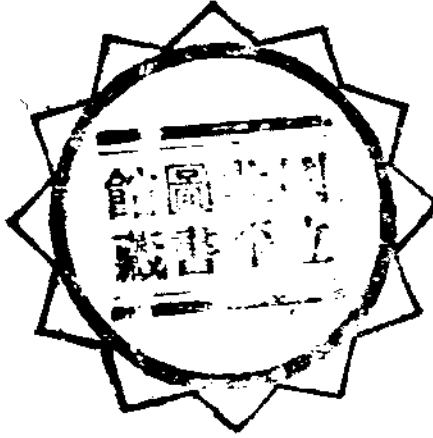


APR 20 1933

V. I  
N. 3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夜  
鶯



# 夜鶯半月刊目錄

第一卷 第三期

## 批評：

- 一、「東梓關」及其他
- 二、「孩子們」
- 三、「路」

頁數

- 李歐 (六五)
- 李歐 (六七)
- 李歐 (七〇)

## 小說：

鄰人

沉默 (八五)

## 小品：

- 一、薄祭
- 二、肉
- 三、我夢見三條美麗的蛇

雪融 (七六)

紫邨 (八二)

紫邨 (八三)

## 詩：

- 一、扣夢
- 二、我底眼淚
- 三、說話
- 四、懷鄉病

行士 (七九)

笑冬 (七二)

行士 (八〇)

笑冬 (七四)

編者 (九六)

編輯室燈下

## 本刊：

編輯者 夜鶯社

開封大黃家胡同十號

發行者 夜鶯社

印刷者 新豫印刷所

代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 本刊價目：

每期 五分

半年 (十二期) 五角五分

全年 (二十四期) 一元

國內郵資 照加

## 本刊廣告價目：

全面 十五元

半面 八元

四分之一 五元

廣告地址由本刊酌定概用白紙無字形  
紙色印刷版另議其期有優待辦法函商

## 「東梓關」及其他

(郁達夫作)

李歐

久不露頭的郁達夫，自從發表了他底：「她是一個弱女子」以後，又陸續地在「現代」及「東方雜誌」上發表了「東梓關」「碧浪湖的秋夜」「遲桂花」等短篇創作數篇。

然而，他還是依然故我。並沒有跳出「文人雅士」和「性慾」「女人」的圈套，這是極使人失望的一件事。

「牠是一個弱女子」一書，表現一個弱女子。然而，他並沒有把弱女子之所以弱的原因說出來。而把弱女子之所以弱的原因，又重歸到性愛上來。同時，他在這本書裏所提示給我們的一個典型女子，又是一個誇張的封建意識的人物。

所以，「她是一個弱女子」很明顯地是一個失敗。

「東梓關」是寫一個肺病患者、在家鄉伴着老母，後來因為到東紫關一位有名的醫生那裏看病，而同那位風趣橫生的醫生作終夜談的故事。在這裏，除了表現出極端個人主義式的有閒，悲觀，以及無聊的意識以外，並沒有告訴我們一些什麼，充其量也不過是脫離了社會

「東梓關」及其他

六五

的感傷作品而已。這類東西，除了像嗎啡似地給青年以極遲鈍，極退後的惡影響外，一點有益的影響都沒有。

顯而易見的，這也是一篇失敗的作品。

「碧浪湖的秋夜」這篇小說，使我不知不覺地想起「花月痕」來。一貫地表現了他底傷感主義的情調，而寫一位中年雅士續絃的故事。在這裏所能見到的是有閒者底吟風弄月和安逸逍遙的生活，是個人的無聊的傷感。也是陳腐的名士生活的情調。真是脫離了現實的海市蜃樓！真是「在血肉 糊的現實上所做的粉紅夢。」

「滙桂花」也是寫的一個中年人和一個女子的性愛的故事。在這裏肉底氣息在在皆是。統而言之，在這些短篇裏都一貫地表現了清高的雅士生活，和個人主義的傷感。

談到技巧呢？可以說：千篇一律。本來，達夫的短篇小說都沒有好的結構。這可以在他初期的幾部作品裏見到。都是一個傷感的人對於他傷感的過去作傷感的回憶的故事。可以說，十之八九都是那樣寫的。這些近來發表的呢？也是千篇一律。在「東紫關」裏是寫的一個中年的，傷感的病人；在「碧浪湖的秋夜」裏也是寫的一個中年的，傷感的病人；在「滙桂花」裏也是寫的一個中年的，傷感的病人。

所以，達夫是完了。最後，讓我們引一段話作個參考：

「以浪漫的性的戀愛為創作上之主要題目——這種想法實在已經到了應當罷休的時候了」

「因為浪漫的性愛比了『歷史的生活之其他的種種現象，實在是不算什麼的。』」

三·三十。一九三三。

## 「孩子們」（金丁作）

李歐

我們底時代在一日千里地飛騰；我們底社會也同樣地在不停地變化。某一種現象在一般人看來是不對的，不足注意的。然而在另一方面，牠却是不可忽略的新時代的前身，

我們知道，舊的社會發達到牠底頂點的時候。牠便會必然地崩潰。那就是說：舊社會在發達到牠底頂點的時候，便會必然地在牠自身之內蘊藏着矛盾。新底力量會像胎兒似地慢慢地成長。以至於，一方面，舊的，不合理的被遺棄；另一方面，新的，合理的便慢慢地從殼中蛻化出來。

所以，Plekhanov說：

「祇有那些成熟了的人格所住的社會纔值得藝術的描寫。」「我們底平民作家」金丁底「孩子們」，便是企圖着描寫那些「成熟了的人格」的。

「孩子們」

六七

流浪在街頭的孩子們，無父無母，也無家可歸，餓了冷了均沒有人過問。他們有的賣報，有的做別的小生意。晚上便在某一家門樓底下棲止一宵，第二天仍然流浪在街頭，沒人睬，亦沒人過問。

然而，會幾何時，「新的人格」便從他們身上成長起來。  
這是這篇小說底主題。

金丁底創作還是第一次見到，然而第一次所給我的印象是非常的好。他不像穆時英那樣誇張，也不像其他作者，沉醉在有閒者戀愛事件的描寫。他只以很通俗、很明朗的風格，表現了那舊社會底一隅裏的『成熟了的人格。』

金丁底創作裏有一個其他作家所沒有的好傾向：就是主人公的變化。在已往的作家們總是要想在他們底小說裏表現一個特殊的主人公或一位英雄『Hero』譬如像 Shakespeare 底 Hamlet，魯迅底阿Q，以及吉訶德先生。這些都是個人主義底表現方法。我們現在所需要的不是以個人為對象的作品。

金丁底創作裏，已經不偏狹地寫一個單獨的主人公了。

在這篇創作裏，很充分地表現了這些孩子們的不可分離的感情的聯繫。譬如：

『不到下午八點鐘，三十張晚報也都賣完了。』

『添一點兒錢買一條褲子吧，今天賺的錢，我們不要你的。』丁兒對小保兒說。

『我想還是吃一頓去吧，新衣裳穿到我身上總覺得不舒服。』  
三個人跑到大盆居吃肉絲麵去了。』

你瞧，他們多麼好，多麼慷慨。這種不可分離的友誼恐怕是人間最可寶貴的吧。  
最痛快的是那些孩子們對一般淺薄的學生的非議。

『孩子們拍着掌，樂，之後，走了。就因爲丁兒總說那些念書的學生是糊塗虫，小七兒也是不信那些漂亮人會幹出漂亮事的。』

以前小七兒也是咬緊了牙關的罵道：

『忒他窩窩，學生們要是有用，就把我眼睛挖出來，打倒誰呀？反對誰呀？』忒他窩窩的還不是玩玩嗎？』

有些地方，表現孩子們底堅決的意志的地方也很好，例如：『誰怕挨打呢，只要打成殘廢，誰也不想流眼淚。而旁人除了打他們之外，找不到更厲害的法子處置他們了。』

試想想終日流浪在街頭，任風雨之侵害，任旁人的毆打，他們不能飽暖，而且還被打，然而，除了打之外，還有「更厲害的法子處置他們」麼？這段描寫夠多麼沉痛！

最初，作者把這些「成熟了的人格」具體地表現出來！

『其實孩子們不是明白他們被人送到前線上是有什麼用嗎，但他們常常發笑，他們是想着不久就好吃糧。……對！要是我們自己做頭，這世界一定會變得更好一些。』

砲響了，西直門外却不再有這羣孩子的蹤影。』  
金丁是不可限量的。

三，三十，一九三三。

「路」 (張天翼作)

李歐

看過了茅盾底路，又看了張天翼底「路」。

張天翼對於描寫兵士生活是善長的。這一篇也是如此。在這裏：他很忠實地描寫東北的一部分賣國的軍人的醜事，同人又確正地展現一條光明而平坦的大路。

昌大爺是某一隊被困的兵士的長官，他是私通了敵國的一個加伙。這一天，他領着他底羽翼，提着手機關，向他底部下威脅。他說：

「伙計們！咱們現在……昌大爺喘着聲音，不時地瞧瞧咱們余隊長。「咱們現在孤零零陷在這兒了。：四面山上全是日本軍隊：伙計，你們說，咱們要死還是要活？」  
然而，部下却異口同聲地說。

「咱們要死的話幹麼要打出來？」



『要活！』

『要活！』

不知道是人叫，還是四山起的回聲，老聽見『要活！』『要活！』

這段描寫是如何生動地表現了羣衆的意志。這完全是「成熟了的人格」喲。

於是，昌大爺終於把黑幕揭穿了：

『只有一條路！……只有一條！咱們歸順……』

然而，他們底回答是。

『伙計，咱們要活！咱們就幹到底！誰叫咱們降鬼子，咱們就……』

後來，他們終於把那個賣國賊幹了。於是，四下裏都是：

『要活！』

『要活！』

總之，這是一篇很有力量的兵士生活的小說。比起小彼得裏的「皮帶」好得多了。在那篇「皮帶」裏，他很客觀地描寫一位下級軍官底一幕悲劇。然而並沒有給他暗示出一條路來。在這裏，他是比較進步了，他不但表現出他們底生活，同時還表現了他們底意志。換句話說，便是表現了那社會底一隅裏的「成熟了的人格。」

還有，他底作品在這裏顯出一個很好的傾向，就是樂觀，自然，我們不應該像穆時英那

## 我底眼淚

七二

樣誇大，然而也不能像巴金那樣悲觀。應該認清楚：合理是蘊藏在不合理之中的，張天翼底近作裏，每一篇都充滿了活力，而一擺過去悲觀，厭世，以及無病呻吟的傾向。

在這裏，他也試着把主題由個人而專到多數人了，這也是一個很可喜的現象。總之，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短篇。

三·三十·一九三三·

## 我底眼淚

笑冬

從前，我曾灑過十七歲的淚，

牠踏着黃葉。伴着西風

去尋牠永生的又渺茫的主人，

然而，牠歸來時，却輕輕地碎了。

一年後，我灑了十八歲的眼淚，

牠踏着白雪，冒着北風

去尋牠刹那渺又茫的主人。

然而，牠歸來時，却充滿了血腥。

兩年後，我灑了十九歲的眼淚，

牠踏着落花，逐着東風

去尋牠永生又刹那的渺茫主人，

然而，牠歸來時，看也不忍看我。

而今，我又灑這二十歲的眼淚，

然而，一切都反常，一切都變了，

牠只顫聲地，悄悄地，向我說：

我底眼淚

懷鄉病

七四

「我是無用，怯懦，無家可歸的呵。」

三二，二五，一九三三，

懷鄉病

笑冬

在暮春的晚裝上

在我們爛櫻桃似的心上

可還有濃郁的鮮櫻桃味兒嗎？

在緘默的陽光

偎依着緘默的靜物時

可還有那緘默又聖潔的心情嗎？

在梅雨過後

可還有橙黃的橘子汁  
釀着橙黃的淺笑嗎？

在翡翠的天

蓋着翡翠的草時  
可還有那畫家的，中古的幻想嗎？

在晚禱時

可還有年輕的淚  
伴着紫羅蘭的味兒嗎？

可還有那聖潔的一刹那

那帶着Spinix的神祕

懷 卿 病

Verlaine的，憂鬱的，眼淚嗎……

三·二五·一九三三·

## 薄 祭

雪 融

我們幼年曾相見過多次，却毫無一些印象，但是最後一次的相見至今還很有清明的記憶在感動着我的生命。我還記得那年你們避難回到故鄉，我們見了幾次，以後再沒見過面；在這次匆促的相遇又是最後的相遇，所留下來的是一個永久不可沒滅的聖潔的淑靜的影子。



聖潔淑靜的姑娘喲；你那一雙靈慧無邪的眸子流露着你的極頂的天賦。所不幸的被着憂傷的心事淺淺的籠罩了；然而不時的由那長長的黑黑的睫毛後面閃爍着銳利的光芒，這光芒便輕輕的把你的一腔無限幽怨傾瀉出來。你那恬靜少言的舉止，已然安排了無數件煩雜的細事，你那瘦軟多病的身體仍然擔負著許多的沉重的勞作，你那孱弱多愁的神經不斷思慮着悠遠

的前途寡母的健康和幼妹的將來；在你想祇有『忍耐』才可超脫環境，在你想祇有『安貧』才是正當出路，本來還想多多讀書，然而看看環境量能力又使你氣餒，並且爲着種種不易了的心事和理想的高尙的志願，堅忍度着這黑暗苦痛的生活，你便這樣的積勞累愁斷傷了你的寶貴的青春，在你想總可以掙扎出來的，而終竟帶了一腔纏綿的悲愁。隨着一顆聖潔的處女的心，被葬埋在一個異鄉。

意外的來到這故都——你所長眠的北國，第一個接觸的就是你那辛苦備嘗的寡母，她比以前蒼老了一雙深陷的眼睛便可以看到她的心境的抑鬱，當她在前面走着我希望着她的背影，驀然憶起了一個淒楚的回憶眼前馬上閃動着一個純潔淑靜的影子。似乎是一個心願未了的惆悵；牠深深的侵佔着我的心靈，我的靈魂便這樣的被一種無名的苦惱鎖着了，緊跟着又現出一個清明的秀麗的面龐！『長長的黑黑的睫毛』我真要怪叫了！虧得理智能抑止我的感情，才明白她便是你的繼起者。妳的妹，在這一剎那我深悟到我所應做的工作，心理上經過這一個轉變似乎已經接受了一個新的使命，以後應輔助一個不幸的人在『人生的大道』上走，嚴正的指導她走一個光明的坦道吧！我從此便暗暗地責成自己。爲了我自己的生活便留在這北國寓居在你們的家裏；每每聽到關於你的遺事，更難堪的觸目便是你所愛的文具你所寫的书簡所殘剩的紙墨所遺留的鍼線到處都隱約的浮動着一個影子，一個結着愁怨的你。

總想伴着她們到你的墓地看看，然而拿什麼相嘗禮品和值得的慰語來祭弔呢？直到現在

又是三週，然而所想的仍是一個泡影，真使人恨憾，不過有一個消息是可以相告的而且想着你也尙念念及此的，所以用了它來敬獻與你的芳靈之前，權作一個薄薄的奠儀：一是你的媽媽已經不像以前那樣憂傷了，並且允許了妹妹的請求把她送到學校讀書了；二是妹妹已漸漸長大成「人」，一個知道要好做「人」的人兒了，她現在很驕矜的走上一條光明的坦道——正是你所想的而未能走上的那條道路，也就是你所抱恨至死不忘的一個鮮明的目標！這是多麼值得向你慰解的，老母的健康勝過往日；幼妹的前途正無限量，你雖說不能如願以償，然而你有了繼起的人，你在九泉下請安心吧！再不要憂傷了吧！這便算作我的薄祭，謹掬虔誠獻與

我所不能忘的爲環境壓迫而作精神奮鬥致死的姑娘之前。

又是一個天涯淪落人致敬 二二年二月二日病中改作



## 扣夢

不士

一隻手來扣我的夢，  
指頭像瓦尖掛的冰，  
「你是誰？」我心裏害怕，  
嗚咽壓住他的回話。

如一陣風在水上走，  
他站到我的夢外抖，  
「這溫柔你可要來嘗？」  
開了夢飄一床月光。

一九三二·九·某夜

扣夢

七九

謊 話

彳 亍

我就倚着這棵樹，  
你說你來；

眼睛呆呆

望着對面的大路。

從早晨候你

到夜深也還不來，

夠狠心！我知道

大海不愛那石塊。

可是石塊塗上迷，  
忘記了深向海底投，  
只要你不嫌累贅；  
權當我是塊石頭。

慘！烏鴉叫過天，  
我才被提醒腿站得酸；  
遠遠又滾來一團風，我怕  
抬頭碰了一臉落花。

儘管夜深有冷又有怕，  
你索性不來也罷；

謊 話

已經很可感謝了，  
這句迷人的謊話。

一九三二·八·

## 肉

紫邨

朋友拿了一塊老人頭，要領我到賣肉的地方去。

他戲把牠擲在地上，鏘然有聲。我拾了起來，看見老人頭上碰了一條新的白痕。我緊握着牠，和手一同放在袋子裏，跟着朋友走。

到了肉市。

我跟在朋友底後面，也穿過些黑漆漆的窄街。也進過些明燈輝煌的門樓，但不曾找到合適的肉。

我緊握着我底老人頭，連手一同放在袋子裏。

終於我們在一個地方停住了。

據說，肉是很可愛的。但我祇能這麼想。肉自動地移到我底身上來，然而我感覺不到肉底細，軟，溫，柔等美而可愛的諸種屬性，我祇感覺到金屬的冰冷。肉對我笑，我看不見，我祇見老人頭上的一條新的白痕。肉對我講話，我聽不見，我祇聽見鏗然有聲。

肉發氣了。自動地移到人底身上，說，笑。

我也氣了。『媽的，』我把錢擲至桌上，鏗然有聲。拉起了我底朋友，負氣地走出了肉市。

我似乎看見，那堆肉已經把那塊老人頭揀起。正在審視着老人頭上的那條新碰的白痕。

二二，三，十。

## 我夢見三條美麗的蛇

紫邨

我夢見三條美麗的蛇纏住了我底週身。

一條是粉紅色的，緊纏住了我底身子。牠對着我底臉，作着猶笑，長舌正在一伸一縮地

我夢見三條美麗的蛇

八三

吮我口腔中的血液。我不覺得痛，但覺陣陣刺人的奇香。香得利害，使我暈迷。

又有一條是鮮明的黃色。鮮明得利害，使我底兩眼，剛一睜開。便要合住。牠從我底兩臂緊纏到兩手。我底兩手努力掙扎，掙扎。用盡了我平生之力。累得我通身是汗。結果，掙扎還不過是掙扎而已。其實，這光彩鮮明的東西，弄到手裏玩玩倒很不錯啊！我在夢想着。

這第三條是淡青色的。青得像秋天的天，高潔玄奧，同時却又淡得可憐，幾幾乎使人不能看見。牠纏住了我底腹部，對準了我底心房，伸出了牠底三寸多的舌頭來。其實，我一點兒也不害怕。我知道，牠在給我打興奮劑呢。

我很清楚地看到這三條蛇。牠們的頭部都是三角形的。的確，幾乎是等角的三角形。我知道，三角形頭的蛇是有毒的。並且我還聽說過不少的駭人聽聞的毒蛇殺人的故事。但是，我愛牠們；愛牠們底刺鼻的奇香，愛牠們底刺眼的光彩，愛牠們給我的刺心的興奮劑。因而，我放棄了，聽其所以。

但是，牠們太兇了。我忽然感覺到渾身痛疼，呼吸窒息。我於是急喊：『鬆開！』  
然而，晚了。

轉眼我又看見我底肉在地上橫陳着，慘白得像一堆石灰，沒有一些兒血色，我底骨頭像些碎了的粉筆，隨着旋風在地上打滾，我底心被拋在地上，像一片喫贖了的藕，滿佈着被穿戳的孔洞。

## 鄰人

沉默

我們爲了某種緣故，從永康街搬到東門大街。

搬進去以後，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我們底鄰人。

最使我奇異的是，這個鄰家沒有男子。自然囉，我們剛搬來，對於她們底情形還不很明白，所知道的，僅只是：她們是一個破落的貴族而已。

說起來，我們底家庭也是一個破落的貴族，也許就因爲是同病相憐的緣故吧，我們彼此間底來往便漸漸兒親密起來。

新搬的這座房子，一共有三進院子，後院很小，是我們底鄰人，（也就是我們底主人）底祖先堂，中間一進院子是她們住的，前院便屬於我們了。

房子很陳舊，但是很寬暢，雖然牆上的石灰都大半被風雨剝蝕了，然而，那規模，那形式，處處都保留着牠往昔的盛跡。

後院除了三間房子是她們底祖先堂，裏邊掛滿了遺像及塵土撲滿了的牌位，在此便是一

個類似菜園，亦類似花園的院子。在那裏，長着幾株棗樹，無花果樹，和桃樹。在夏天，有牽牛，有玉簪，以及其他的野花野草蔓延着。中間院裏有兩株很大的石榴樹，和一株槐樹。當春天裏，我們常常在這底下拾槐花。我們住的前院也有兩棵蔽天的棗樹，到夏天，織成一個天然的帳幕，一起風，便把棗兒從頂上刮下來，我們常常爲了爭取這種上帝的恩賜幾乎打起架來。

不過，這都是以後的事。

剛搬進去的時候，我感覺到異樣的孤寂。看見鄰居們的孩子們在一齊玩的時候，心裏便生出一種莫明其妙的憧憬。心裏想，如何才能夠也跟他們在一齊玩呢？

那時，我總愛打八段錦，一早起來，寫了一張大字過後便在棗樹底下練習我從書本上學來的「兩手擎天理三焦」之類的八段錦。在原先，這種體操很順利地進行着。然而不湊巧，後來被後院的孩子們見了，便張着他們好奇的眼來看我，這種晨課便不知不覺地間斷了。

不過，雖然晨課被他們攪亂了，却因此漸漸和他們混熟了。

從那位看着最聰明也最討氣的孩子口裏，知道他們姓宋，是紹興人，他底祖父是個就館的「老夫子」，祖母已經死了，現在這位祖母是祖父底姨太太。他底大姑姑叫做蓮，二姑姑叫做芳，大的十八歲，小的十七歲。他叫小金，他底父親母親都死了，據他說，他根本就沒有見過他們。



這孩子很天真，很坦白地告訴我他家裏的一切，我聽到他說，他底父母都不在的時候，非常地奇怪，也特別地對他同情。於是，便馬上涼在腦子裏一幕「哭墓」的情形。便下意識地問他：

「你底奶奶對你好麼？」

「她常打我。」天真的臉閃動着天真的苦笑。

「那麼，姑姑們呢？」

「她們不待我玩。」發愁的樣子，緊緊的鎖着眉頭。

「不要緊，我和你玩好不好？我有美麗的畫片，和風箏，你會放風箏嗎？」

「會的，那一天因爲把二姑的風箏放跑了，還挨奶奶一頓打呢。」

於是，我便和這個小朋友混熟了。

這孩子雖然已經十四歲了，然而仍然天真得了不得，有趣倒是有趣，不過，後來，我發覺他太頑皮了，譬如說吧，我剛從街上買來的皺紙預備裝畫片。轉眼之間就被人撕得七零八落地亂散在地上。一問，却是小金幹的。

所以，我雖同情他，同時也不自覺地有點兒討厭他。

我底家裏。除了父親不愛打牌以外，我底祖母愛打牌，我的母親以及姑母們都極喜歡打牌。剛搬進去的時候當然沒有伴，到後來，和我們底鄰居混熟了，便時常在一起打牌。藉此

，我和小金底姑姑們也很熟了。

蓮非常沉靜，性情也很好，或者因為她年輕比較大點吧，她很少說話，好像總怕有人暗算她似的。然而，她却最愛說刻薄話。她不是不好說話嗎？然而一張嘴，甚至於只一兩句都使你極難堪。譬如有一次我問她：

「你怎麼不去上學呢？」

「那裏比得上你；我們上不起呵。」

芳倒是比較她姊姊活潑得多了，也直爽得多了。譬如像她們家裏的事，她姐姐是一字不提。芳却滿不在乎。

一提起她們家裏的事情，她底話匣子便打開了，譬如說：小金如何淘氣，母親如何嚴厲以及姐姐底刻薄，這都是嬌憨的芳說的。

芳說：

「小金這孩子，說起來也怪可憐的，可是他太惹人厭了，所以，母親最不喜歡他。」

「是的，不過，他不是很聰明嗎？」

「哼？聰明？他底聰明用不到正地方。如果說是偷一件東西，或者上樹摘棗吃的話，他比誰都能幹，但是書本子對於他簡直沒有緣法，今天念一課，明天就一字也不記得了。」

「這真奇怪，」

「奇怪？你還沒有見再奇怪的事呢！前天，我家裏底狗生了許多小狗，他一個一個都把牠們抱到坑沿上，等我們知道的時候，小狗已經完全死了。」

「他底父母怎麼死得那樣早呢？」

「那才更使你奇怪呢？他底父親，我們前邊那個母親底獨生子，也像他一樣，極聰明，也很能幹。可惜就是不正經幹。在未結婚以前，他在外面弄得一塌糊塗。什麼壞事情都弄得出來什麼缺得人都認識。後來，因為太荒唐的緣故，得大病死了。我底嫂嫂——唉，說起她來真可憐呢？剛進我們家不到一年，哥哥便死了。她在哥哥死了以後的第三天晚上也跟着服毒死了。那時我纔八歲，小金還剛剛兩歲呢。」

有一次，小金偷了隔壁小舖裏底糖，被發現了，他奶奶——那位半老的孀婦氣得直咬牙，把他捆在椅子背上用窗戶撐子打他。我那時正在房裏看花月痕，被小金底哭聲引着快快地跑到後邊，見他底頑皮的小臉上滿佈着晶晶的淚，他底奶奶在旁邊一連不住口地罵：

「小兔崽子，看你還敢不敢？」

我看不過了，給他講情：

「饒他一次吧，宋伯母，他小孩子家不要跟他一樣。下次改了就是；」

「你不知道，他生就的賤骨頭，他將來說不定還是像他老子呢。」

於是，這場風波便告了一個結束。

當我把小金哄到我房裏問他爲什麼要偷人家的東西的時候。小金底天真的臉上帶着頗嚴肅的神氣說：

「我沒有錢，我就偷了。」

「然而，你可以問奶奶要呵？」

「奶奶只給姑姑錢，不給我錢。」

「那麼，你也不應偷東西，知道吧，下次不要偷了。」

他雖然勉強地點了點頭，然而還好像不懂似地，閃着疑問的眼光。

於是，我便告訴他說，偷東西是賊的行爲，是不正當的，……等。費盡了吃奶的氣力以最淺顯的話給這位天真而又頑皮的孩子解釋。只恐怕他不了解。然而說了半天，他仍然閃動着疑問的淚眼，問：

「賊爲什麼要偷呢？」

「因爲他們沒有錢」

「我也沒有錢」

這個孩子的固執簡直使我有點生氣。忽然間，他父親的歷史便馬上閃在我底面前，不知不覺，我便料定他將來的可怕的命運。我想：「這孩子將來一定也是個荒唐鬼！」同時，一種近似托爾斯泰似的同情心又深深地抓住我，使我對他分外地可憐。

小金呢？平時頑皮的他，這時也忽地一聲不響了。

於是，我便決心改變他的行爲。

好在，那時正在暑假裏，因爲天熱，而且也沒上學的緣故，整天不在家。便天天以畫片引誘他到我房裏，以免去他在外面胡跑。

在這當兒，他底姑姑們也常跑到我這裏來玩。於是我每天便和他們在一塊兒。

我開始教小金認字，每天認五個。但是，正如他姑姑說的一樣他底心根本就不在書本上面。所以他底進步簡直一點也沒有，後來，爲了怕學的緣故，就是以畫片來引誘他，他也不來了。

蓮笑着說：「看你底學生多好？」

芳一見我就嬉嬉地笑我蠢。她說：

「那孩子簡直是不可救藥了，你還痴心地想改變他呢，我勸你還是死心了吧。有那些功夫還是多給我畫兩張畫吧。」

於是，我也承認我自己是完全失敗了。

後來，學校開學，我便搬到學校裏住了。

每逢星期日回家裏的時候，便同她們在一塊兒。而且我每一次見了小金的時候便問他：「你又挨打沒有？」

「奶奶又打我了。」小嘴噘着。

「又爲了偷人家底什麼了。是不是？」

於是，他便笑了。

兩年以後，我們從東大街又搬到廟堂胡同。宋家的一切人；那嚴厲的婦婦，那刻薄的蓮，嬌憨的芳，以及頑皮的小金都和我漸漸地疎遠了。

雖然如此，每當想起東大街的故居的時候，第一個使我追憶的，不是那無花果樹，也不是那嬌憨的芳和尖刻的蓮。却是那既可憐又可厭的小金。

我心裏想，這也真難怪那孩子。最可恨的是那個無情的婦婦。假若那婆子待他好，給他錢花，我想那孩決不會如此的。並且我還充分地相信，假若那孩子有適當的良好的環境的話，他一定可以變好的。以他底聰明，以他的天才，不但不會變壞，反而會很有希望的。從前，我之所以要想改變他也是如此，那時候，我以為要醫治他這種壞習慣必須從根本上着手。所以，我第一步所作的是給他錢化，然而，他不但因為有錢化而改變，反而貪得無厭。後來，這件事被他那姨奶知道了，反而，大打他一頓呢。

自從搬了家以後，我爲了忙着學校裏的功課，便很少和他們見面，於是，不知不覺地又過去四年。

今天，偶從街上遇見一位少女，面貌非常之熟，然而一時却想不起來究竟是誰。還是她

驚奇地招呼我說：

「喂，李先生嗎？」

突然，由說話的聲音裏，我認得是芳，臉上還保留着那兩個嬌憨的酒窩。我問她。

「我們不見有多少年了？」

「那裏？只有三年多光景。」

「那麼，你瞧，你已變成大人了。」

「豈止大人？……」她笑着說，臉上顯然已經失去了兒時的嬌紅了。於是，馬上便使我追憶起東大街的故居來。那無花果樹，那尖刻的大姐，那嚴厲的孀婦……不，還有那可憐又可厭的小金呢？於是，我又茫然了。

「你在想些什麼，想大姊嗎？她已經不如以前那樣刻薄了。」她說話的時候，臉上還保持着以前的那個憨樣兒。不過究竟是不如以前那樣天真了。

「不，我在想着那頑皮的小金。」

「呵，他麼？……」

「怎樣？還是以前那樣淘氣嗎？」我急切地問。

「說起來話長了，現在一時還講不完；你幾時得閒到我那裏吧。」

於是，我們便匆匆地告了別。

回家以後，本打算把未讀完的波華利夫人傳讀完，然而，對於小金的事太使我注意了。於是，我便想起那副頑皮而可憐的臉上閃着晶晶的淚的樣子。同時又想起那位尖刻的大姐來，不知道她現在怎麼了。還有那老太婆不知死了沒有？不過主要的還是關心小金到底現在怎麼樣了？會變得更壞了嗎，或者好了？

算起來，小金現在該是十八歲了。

因為太急切於知道的緣故，我一夜都沒有好好睡着。

第二天是禮拜。我不等到吃午飯，便按着昨天芳告訴我的地址去找她。

恰巧，蓮也在那裏，她底第一句話便是：

『呀，你也肯到我們這小學校來嗎？』

還是以前那個尖刻的樣兒。

不過，我來的目的是要想知道一點小金的事的：所以，我第一句話便是：

『小金到底現在變得怎樣了？』

芳說：

『你還忘記不了他嗎？他這孩子簡直太不成器。說起來也話長。我們底家庭你總該知道吧！自從你搬走以後，母親病了。她底病一直延長了兩個月終於在一個夜裏死了。她死後，



你想，我們怎樣得了呢？便都搬到伯父那裏。伯父覺得這樣讓我們吃閒飯終久不是長久的辦法。便把我們以及小金送到學校裏了。」

說着。停了一停。看着我那不耐煩的神氣，她又苦笑着說：『你是急切要想知道小金底事是吧？他自從進學校以後，反而更不成樣子了。不過有一個變動，就是他對於功課反而注意了。不過，他雖然如此，行動上更隨便了。或者是我們對他不了解吧。他的確什麼事情都會。在學校裏抬教員是他。同事也是他，總之，他什麼也不怕。什麼也不在乎。當我們勸幹他的時候，他總是恨恨地說：『你們貴小姐們懂得什麼？』你看，他到底變成多麼可惡了呵！』說着。芳嘆了一口氣。看着我。

說急切地問：『那麼，他現在怎麼樣了？』

蓮尖刻地說：『怎樣？你底小金被人家抓走了？』

『什麼？』我幾乎不相信我自己底耳朵。

『因為在學校裏鬧事被抓走了！』

我茫然地看着這兩位鄰人。

三，卅，一九三三，

## 編輯室燈下

編完了這一期的夜話，已是夜裏兩點鐘了。覺得還有幾句話要說。

近來收到朋友們的稿件很多；崔白從遙遠的大明湖畔寄來一篇小說「最後底信」和長詩「十年」，雪融從北平故都寄來一篇小品「薄奠」（已入排本期）；以及彳亍君寄來的詩稿，扣夢和謊話。因為崔白的長詩太長的緣故，故沒有即刻發表。雪融底小品本來前面還有一小段，第三身稱的簡單敘述，我覺得是一個足以破壞全篇的調子的蛇足，所以擅自把牠去掉了。大概雪融不會怪我吧，這篇小品，我覺得雖有很重的浪漫氣分，然而全篇的調子，以及作者所表現出來的奔騰的熱情是極感動人的。彳亍是一不位會見過面的朋友的。風格極奇特。

其他的作品讓讀者自己去批評吧。

我們底園地絕對公開，如有稿件賜下，特別歡迎，僅定稿約如下：

- 一，文體不拘，最好是批評和創作
- 二，不得過六千字以上
- 三，來稿一經登載，酌贈本刊
- 四，來稿請寄開封大黃家胡同十號夜鶯社收

三月三十日



夜鶯創刊號目錄

批評：

巴金底「霧」

(李歐)

詩：

一，劫後

(黎飛)

二，菜色的夢

(冬笑)

小說：

一，兩個女人

(夷堅)

二，病床上

(希孟)

夜鶯第二期目錄

批評：

一，關於穆時英

(李歐)

二，茅盾底「路」

(希孟)

詩：

一，桃色的枕畔

(黎飛)

二，瘋狗底食

(笑冬)

小說：

水晶章

(沉默)

小品

感傷的記憶

(元章)